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春光明媚,草长莺飞。春天美好如诗,氤氲着醉人的气息。桃红李白春烂漫,游人如织笑开颜。春潮,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我们是否也该在春天的引领下,去播下一个美好的梦?

——编者

春天如诗 游人如织

我乡我土

河洛之春最唯美

□滨河柳

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

闲暇时,我常常想,咱这河洛之春,究竟最美在何时呢?三、四月的春应该是古都最美的境界。

虽说“七九八九,抬头看柳”,由于春寒,其时的柳只是冒出暗淡的新芽,并未显现“不知细叶谁裁出”的风采,早春二月的河洛只是“朦胧的春”,远不及三、四月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美妙境界。

三、四月的春,是河洛一年中最清新的境界。你看,牡丹举起了碧绿艳红,梅花依然喷吐着炫目的鹅黄,杏花挺起株株耀眼的粉红,桃花李花在那里张扬着新异的爆发能量。看洛浦公园,一派沁人新绿,蓬蓬藤架发新蕊,树树嘉木挺翠玉。叶正清新,花尚未开,期待着的时节,不正是最美最有希望的光阴吗?我不禁哼起了梆子戏里张宝英那缠绵婉转的唱段:“九尽春来杏花开,鸿雁飞去紫燕来……”古往今来,人们在春天里往往最富有遐想,最充满期待,最铆足心劲,最尝试创造。

三、四月的春,是河洛一年中最美丽的境界。美在杜鹃昂首,美在梨花欲雪;美在“迎春冲寒折嫩黄”,美在“牡丹芍药共芬芳”。美在春风和煦,美在阳光明媚;美在草木峥嵘,美在百花齐放;美在“侵陵雪色还萱草,漏泄春光有柳条”,美在“春宵一刻值千金,花有清香月有阴”。河洛的三、四月之美,有哪个能比得上呢?

三、四月的春,是河洛一年中最富创造力的境界。“春来遍是桃花水,不辨仙源何处寻。”其实,仙源应是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、信息社会,构建城乡一体化,没有春天的梦想,能有秋天的丰盈吗?春天的运筹帷幄,连续不断的依“谋”而行,才能让春风裁出细叶,让朝露滋润牡丹,让河洛烟柳绝胜,让古都万蕊点染。

莫等闲,误了春之烂漫。挺立在牡丹桥畔,望洛河北堤下那片光滑的椭圆形鹅卵石,我心里忽有所悟。在遥遥的远古,这些石头棱角分明,然而水软石硬,经过河水长年累月的冲刷,所有的石头棱角均被消磨,坚硬的石头被柔软的水所征服。我也看到,在坚硬的石头之侧,照样生发出新芽绿草,柔韧的力量不可估量。

三、四月的春是柔软的春,柔能克刚。人在天地面前显得很“柔”,而困难总是很“刚”。我们有三、四月的智慧境界,还怕什么河洛奇迹创造不出来吗!三、四月的春是河洛人最烂漫的境界。

诗苑咀华

《诗经》中的春天

□陈爱松

春光明媚,鸟语花香。翻开《诗经》,雎鸠关关,玉珠似的散着,波光粼粼,银子似的跳着,杨柳依依,烟雨似的垂着。于是,两千多年前的春光在眼前徐徐展开……

春水泱泱,参差的荇菜拉开了《诗经》的序幕。窈窕淑女,纤纤素手,熟练地采摘着生活的希望。南山幽幽,满坡上隔年的白蒿根部探出了一簇簇毛茸茸的新芽。“鸽鹈(cāng gēng黄鹂)喈喈,采蘩(fán白蒿)祁祁。”黄鹂声中,女子挽着竹篮,带回满满的喜悦。

《诗经》记载着二十多种野菜。这一棵嫩艾叶,寄托着一日不见如三秋的相思;那一株苍耳芽,寄托着对远行人的牵挂;这一丛蕨菜,旺盛如对君子的思念。还有车前草。成群的女子,在那平原旷野之上,在风和日丽之中,一边欢欢喜喜地采着它的嫩叶,一边唱着那“采采芣苢(fú yǐ车前草)”的歌儿。生活虽是艰难的事情,却总有许多快乐在艰难之上。

一把野菜,就能让日子明亮起来。这些质朴的野菜,丰满着乡间灶台,清香着贫瘠日子。就像故园的乡亲,总能在你需要时填饱你的饥馑。《诗经》中的春天,弥漫在野菜的清香里。

河水涣涣,双燕穿柳,三月三日上巳节,姑娘小伙成群结队踏春。手拿一束芍药,是在祈祷吉祥,也是在寻找意中人。那芍药就是爱的隐语。爱你在心口难开,一枝花儿表心怀。芍药花,开在心上人的手中,开在春天的情意里。

田野中,花儿朵朵盛开,一个女子遇见了她的心上人,忍不住歌声飞扬:“裳裳者华,其叶湑(xǔ)兮。”那些不知名的花儿,轻轻随风摇动,合着幸福的节拍,缤纷着春天,缤纷着姑娘的梦。

村庄里,桃花嘟起鲜嫩的小嘴,风一吻,就笑成了绯红。农家院里,一位桃花一样的姑娘要出嫁了。是上巳节遇见的那个小伙吗?女伴们聚在一起,为她唱起“桃之夭夭”的嫁歌。

这些美丽的花儿,就像君子与淑女的爱情,明媚在《诗经》里,给平淡的日子以诗意的遐想。《诗经》中的春天,微醺在爱情的甜蜜里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,是播种的时节。“畟畟(jī)良耜,俶载南亩。”铧犁插进松软的土地,颗颗饱满的种子埋进泥土里。农人黝黑的面庞上,汗珠在闪亮。春日里,播下秋的金黄、冬的安心,播下一年沉甸甸的梦想。

春天,是放牧的时节。蓝天白云下,山野里跑满了牛羊,有的吃草,有的饮水,有的调皮地撒欢。经历了一冬的苦寒,新生的嫩草让它们的毛色里都透着喜气。“尔牧来思,何蓑何笠。”牧人披着蓑戴着笠,悠远的歌声在山野里飘荡。

这些粗犷的歌唱,是春天的雷声,唤醒了土地,唤醒了春光。先民们懂得只有洒下汗珠,才能看到日子的丰盈。《诗经》里的春天,萦绕在劳动的歌声中。

一丛野菜,点醒了春光;一缕花香,点燃了爱情;一曲劳动之歌,点亮了希望……

游人如织　慕阳客 摄

咏春

洛浦穿市绿带长,楼影入水好风光。
杨柳依依迎游人,花草阵阵散芳香。
忙借春风放纸鸢,常处美景舒心房。
优化环境理念新,双手勤劳建天堂。
——寇北锁自作并书

时令走笔

人面桃花笑春风

□王纯

一直觉得,春天是有性别的。春天的性别一定是女性,千娇百媚,风情万种。文人墨客歌咏春天,也赞美春天里的美丽女子。春天的女子,是一朵刚苏醒的桃花,明媚了整个天空,也让古典诗词灿然生辉。

诗中有让人沉醉的人面桃花,词中的人面桃花更加生动迷人。让我们在长长短短的词句中,聆听春天平平仄仄的清唱,去寻找那一抹遥远的花香鬓影。

韦庄的一首《思帝乡》是一首青春女子大胆追求爱情的词: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,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,不能羞。”大好春色,久居深闺的女子怎能不走出家门欣赏?春天是爱情萌动的季节,如果不遭遇一场爱情,岂不是白白辜负了春光?杏花飘落,落上发梢。这里的杏花与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中的桃花异曲同工,都是为了映衬女子的美丽。这个大胆的女孩,看到自己的心上人,毫无顾忌地说:情愿一生嫁给这样的男子,即使被抛弃,也不觉得羞惭。爱就是这样大胆直白,无遮无挡。既然爱,就要爱得灿烂,像这个春天一样,倾其所有,把全部的热情释放出来。

春天总是与美丽的女子有关的,韦庄的另一首词《菩萨蛮》中写道: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。”美丽的江南春景如画,春天里的美人像月亮一样美。此情此景,怎能不让人留恋?

春天又是一个容易惹人愁绪的季节。春愁缱绻,女子思念远人。五代南唐词人冯延巳的《谒金门》中写道: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。”风吹起的岂止是一池春水?还有闺中女子一颗思念的心。春天来了,鸟儿们成双成对,他却在遥不可及的地方,女子只好倚栏独自愁,终日思念。欧阳修的《蝶恋花》中也写到深深庭院中的女子思念丈夫,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乱红飞过秋千去”。他不回来,她独自追忆旧日美好时光。春天的思念像花草一样蓬勃,折磨着女子的心,苏轼的《水龙吟》中也写道:“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、离人泪。”

而李清照的一首《点绛唇》风格极为明快,色调也像春色一样明丽。“蹴罢秋千,起来慵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,薄汗轻衣透。见客入来,袜划(chǎn)金钗溜。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”春日的清晨,花园里,美丽的女孩荡完秋千。在她身旁,花枝上挂着露珠。人花相映,格外美丽。有客人来,她羞得赶紧跑掉,却倚门装作嗅青梅,偷偷看客人。多么美丽聪明的女孩,多么生动鲜活的画面!

不过,在李清照晚年时,经历了人生离乱,她的春天也黯然失色。《武陵春》中,“闻说双溪春尚好,也拟泛轻舟,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、许多愁”。一个满怀忧愁的女子,无心欣赏春色了。

词中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,展现了古代女子各种复杂的感情。锦瑟无端,似水流年,转眼间一切都成了历史。人面桃花何处去?只留芬芳在人间。

驻足留影　溜冰 摄

玉兰花开　溜冰 摄

生活闲情

行走在春风里

□殷亚平

转眼已是春天了。

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想飞起来。风什么时候变暖了、柔了,路边小草又是什么时候钻出第一个芽苞,我们全然不知,然而春的莅临来得如此铺天盖地,让人喜悦却又措手不及。

风过处,满眼的绿。河边垂柳早早披一身绿,柔嫩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摆动,飘逸如美女头上的秀发。花儿们也不甘示弱。先是迎春花着一身娇艳的黄,迫不及待地报告春来的消息。紧接着,睡了一冬的玉兰,也挂一树繁花,羞涩地向来往行人微笑。广场边,一树树红叶李不知何时灿然盛开,玲珑的花瓣像从天而降的小星星,在蓝天的衬托下闪呀闪的。

玉兰花的芬芳刚刚消散在空气中,樱花的演出还没来得及谢幕,那些碧桃啊、紫荆啊、榆叶梅啊,也赶着趟儿盛装而出。这些花儿们一朵比一朵娇艳,一朵比一朵灿烂。

最妙的是海棠呢!入眼处是一朵朵绯红的云。没等你走近,那甜蜜的香和着温柔的风一下子扑面而来。风过处,花儿轻盈地打着旋翩然降落,盛开的仍兀自盛开着。霎时,树上树下都成了花的海洋。它们或洁白或嫩红,鲜亮地晃你的眼。仰起头,只见花儿们和叶儿们紧紧地簇拥在一起,亲密得让人嫉妒。

我呆了似的站在树下,看花儿们自顾自地在鲜嫩、素净的碧叶间调皮地私语。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,可是,她们的快乐来得如此密集、如此随意,我恨不得自己也变成花、变成叶,融入她们热切的怀抱。

一个赏花的女孩,十六七岁的样子,站在春风里,清新得如同一枚带露的花瓣。她看着我,俏皮地说:春天,好美啊!

“惜春长怕花开早,何况落红无数!”想那花儿盛开的时候,何曾想过春去春来的愁苦?只要曾经灿烂,怎怕瞬间凋零?其实,凋零只是为了来日沉甸甸的收获。就像人的一生,不是吗?